

歷史與空間

肖 薊

韻味深長廬山詩詞博物館

常收看詩詞類電視節目，被詩文意境感染的時候，如同穿越時空，把我帶回廬山詩詞博物館。廬山詩詞博物館，位於牯嶺河西路25號，面積120平方米，主題為《山詠——廬山歷代詩詞陳列》。庚子初秋，告別小住數十天的廬山前，特意前往參觀，增長了一些見識，大開了一回眼界。

步入面對河西路、長沖河的廬山詩詞博物館，最先進入視線的是簡明扼要的《前言》：廬山，一處典型的「人類詩意的棲居地」，一座詩化的「人文聖山」。這裏是中國山水詩的策源地，也是中國園田詩的誕生地。兩千年來，一萬多首詩詞作品，足以鋪滿這裏的每一處峰壑詩情。歷代詩詞名家曾在此暢遊吟詠，放懷詩情，留下了許許多多膾炙人口的經典名篇。展覽依從「詩詞之巔、大山之雄、峰谷之秀、泉瀑之奇、雲雪之幻、勝蹟之悠、寺觀之邃、風物之異、山居之趣」章目為序，從浩如煙海的廬山詩詞中甄選出近百篇名士佳作，配以裝幀精美圖文和多媒體互動展示，讓觀覽者得以管中窺豹，一探廬山詩詞文化的深邃底蘊。

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間，這座別墅內部所有隔牆都拆去了，整個詩詞博物館，儼然一個無遮無擋的大廳。布局緊湊，設計考究。幾面牆上，是圖文並茂、內容不同、排版各異的展板；地面中央，擺放着一排長條桌，桌上是幾本造型別致、對半打開的「漢白玉大書」，想像力豐富的參觀者，依稀可以聞到書中散發出來的古韻馨香。

一座名山，萬餘首詩詞，既令人稱奇叫絕，又堪稱順理成章。名山有詩意，自然會催生「到此一遊」文人雅士的創作激情。該詩詞博物館資料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歷代吟詠廬山的詩詞約16,000餘首，作者3,500餘人。其中，三國至隋代193首，唐代1,035首，宋代1,605首，元代571首，明代4,829首，清代5,094首，民國2,486首；詞430首；新體詩50首……

在浩瀚如海的中華詩歌中，不乏吟詠廬山的名篇佳句。如：宋代大文學家蘇軾的「不

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充滿辯證哲理。廬山美妙奇特的景觀，隨着這兩句名詩，聲名遠揚，令人嚮往。唐代詩人李白的《望廬山瀑布》中氣勢恢宏的「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伴隨着廬山瀑布，奔騰不息，千古長流，在中華大地及海內外華人社會中，家喻戶曉，盡人皆知，成為中國古代詩歌的極品。

遠觀廬山，高聳入雲，如若仙境。置身山間，雲霧縹緲，心曠神怡。俯瞰江河，仰觀星空，山河秀麗，天地壯觀。無怪乎，西元418年，大思想家陶淵明，在故里廬山創作的《桃花源記並詩》，成為人類思想史上的瑰麗篇章；就連中國第一個山水畫家顧愷之、中國第一個山水畫理論家宗炳，以及有「畫聖」之稱的書法家王羲之，都在廬山進行過學術研究或藝術創作。而世界著名的中國畫家——張大千先生、劉海粟先生的絕筆傑作，都與廬山難捨難分。前者所繪的是《廬山圖》，後者所書的為「廬山」二字。

廬山，山峰高插雲天，山澗靜靜幽深，日出如鑲金鑲玉，日落似披霞抹粉。山間傾瀉的瀑布、清澈的溪水，似白練飛舞，如聖潔遊龍，遙相呼應，悅耳悅心；四季雲霧變幻莫測，輕飛曼舞，恰似人間仙境，而冬日晶瑩如玉的冰雪，又為她平添了幾分靈動，引得歷代登臨廬山鴻儒雅士無不為她揮毫潑墨、吟詩頌詞，使廬山成為一座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詩詞高峰。這裏，開中國山水詩之先河、育中國園田詩之沃土，為後世留下了一座取之不竭的詩詞寶庫，為中國詩詞史增添了燦爛奪目的一頁。2007年，廬山管理局組建領導小組，抽調相關人員，匯集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對廬山歷代詩詞進行系統的收集整理。2011年1月9日，12冊、500餘萬字、共計8,000餘頁的《廬山歷代詩詞全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首發，一座凝聚了2,000年「中華詩詞精髓和文人心魂」的「人文聖山」隨之呈現在世人的面前。而廬山詩詞博物館的建成，則使廬山歷代詩詞中的佼佼者，首次有了對外集中展覽宣示的平台。



古樸清幽的廬山詩詞博物館。作者供圖

廬山，臨江傍湖，山巒疊嶂，峰迴路轉，清淨悠遠。山風水月、流雲飛瀑，都是令人陶醉的曼妙風景。古往今來，多少詩人詞家趨之若鶩、為之吟詠。洋洋大觀的廬山詩詞，凝聚了中華文學精髓和文人心智，成為詩詞文化不可或缺組成部分。除了入選翰林總總的詩詞集，有的還成為《語文》教材中，歷代最精美、最具代表性的經典文學作品。在廬山詩詞博物館一塊展板上，展示着「課本裏的廬山詩詞」。它們當中，有陶淵明的《飲酒·其五》，有李白的《望廬山瀑布》，有蘇軾的《題西林壁》，有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等。據博物館資料介紹，至少有十首廬山詩詞入選中小學和大學《語文》教材。

那天，當我走到詩詞博物館「經典誦讀」顯示器前，發現顯示板上有「試聽」「試讀」「試唱」等功能，拿起「電話筒」，先是洗耳恭聽了幾首名家朗誦的廬山詩詞，繼而情不自禁地朗誦起毛澤東主席的《題廬山仙人洞照》。朗誦結束，顯示器上跳出一組文字：「96分」「恭喜你打敗98%的試讀者」「授予您「詩詞達人」稱號」。雖然，這個稱號是「虛」的，但還是令我興奮了一陣子，真可謂「老夫聊發少年狂」。

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詩歌，既具有音樂性，又具有文學性。一部《詩經》，反映的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後500年的社會生活，廬山詩詞博物館，薈萃的是貫古連今近2,000年間的廬山詩篇。在我看來，每一首吟詠廬山的詩詞，都是古賢先哲留給後輩後人的文學佳釀。浩浩九州，泱泱中華，不同主題的博物館很多很多，唯獨詩詞博物館很少很少。但凡對廬山略有所識、對詩詞頗有所愛、對歷史稍有所悟的朋友，用心參觀過古樸清幽的廬山詩詞博物館，都會銘記於心、難以忘卻。因為它，乍看起來，一覽無餘；細加欣賞，韻味深長。

字裏行間

黃仲鳴

臥龍生的仙鶴

「曹雄眼看山勢，重峰疊嶂，高接雲天，其雄偉氣魄，實非五嶽能及。這時雖只是深春季節，但山高氣寒，直若嚴冬，放轡縱騎，越山直入。」

以上一段，引自臥龍生《仙鶴神針》第一集（香港：環球出版社，1993年冬新訂本），行文古雅有氣勢。這部《仙鶴神針》，據陳墨在《論劍之譜》中透露，是根據他第三部作品《飛燕驚龍》而改寫的，書中人物也改名換姓；我少看他的作品，但這部《仙鶴神針》是看過的，覺得也不錯；不過，故事略為傳統，不及後來者古龍的創新。

在台灣芸芸武俠小說作家中，陳墨論劍，將他的排名提至第四位，對他極為欣賞；而選讀了他的《絳雪玄霜》，倒不是陳墨的主意，而是臥龍生的自薦。陳墨說：

「武俠小說家創作方法有很多，但基本的方法卻不過兩種，一種是純粹的智能操作，編織曲折奇異的傳奇故事；另一種則是更進一步，有心借武俠傳奇故事去記寫世間的悲歡和抒發作者的人生感慨。」



這原是臥龍生第三部作品，後改書中主角名而重寫。作者提供

臥龍生寫《絳雪玄霜》，正是滲進了心中塊壘。陳墨說：「這樣，我們用心讀起來，就很有意思了。」陳墨解讀《絳雪玄霜》，頗用心，頗有見地，相信也說中了臥龍生內心深處的想法。

臥龍生軍旅出身，退伍後，年紀輕輕，在當時的台灣，謀生困難，在閒居時，看前人寫武俠小說，看着看着，有些雖然不錯，有些也不怎麼樣，「別人能寫，自己何不試一試？」處女作是《風塵俠隱》，是模仿王度盧、還珠樓主等人的作品，但離不開報仇、正邪之爭的主題。然而，在當時來說，也算新鮮，加上他的生花妙筆，確也吸引了不少讀者；可惜，其後因病報廢，要由他人代寫而完成。處女作算成功，他就繼續筆耕；這還有另一原因，他在軍隊時的月薪不過150元，但在報紙上每天連載一段，可以得到稿費10元，月收便達300元；而本來在走投無路之際，考慮踏三輪車維生，既有此收入，還踏什麼三輪車！

臥龍生是筆名，改此名有什麼故事？他真名牛鶴亭，1930年端午出生於河南鎮平縣，該縣屬南陽地區。南陽，是三國時諸葛亮隱居之處，後世的人便在那裏辦了間臥龍書院。牛鶴亭少時求學即在那書院。後來寫武俠小說，便起了這個筆名，意為「臥龍書院之學生」。筆名起得好，已先聲奪人，初試啼聲，雖然爛尾，但亦叫好，被譽為「台灣武俠泰斗」。後來司馬翎、諸葛青雲脫穎而出，與臥龍生合稱為台灣俠壇「三劍客」。古龍崛起後，又被稱為「台灣武俠小說四大家」。

根據陳墨的評論，古龍較臥龍生為優，故在論劍五大家中，古龍排第三，力壓臥龍生。這一排名，我也認為恰當。

畢竟，臥龍生的思路仍走不出舊派武俠小說的套路。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眉精眼企、眉精眼利，挑通眼眉，識睇眉頭眼額



「目光銳利」用以形容人炯炯有神，有看透事物的能力，比喻人精明聰穎。廣東人會叫這種人「眼利」或「眉精眼企」。就後者一詞，不少人會發出如下的疑問：眉怎樣精，眼何以企。筆者把「目光銳利」的意思整理如下：

「目」光「精」銳，「眼」神「利」得出「目精眼利」；有所謂「眉目傳情」，故以「眉」代「目」；未嘗不可，便有了「眉精眼利」的講法。久而久之，人們把「利/lei6」讀成「企/kei5」，便走出了「眉精眼企」來。

說人觀察入微，怎也瞞不過他，廣東人說他「挑通眼眉」。「觀察入微」相當於「看得通透」，而看用「眼眉」，便走出了「眉眼通透」來；把詞倒裝成了「透通眼眉」，而「透/tau3」與「挑/tiu1」音近，便走出了「挑通眼眉」來。

說人懂看臉色，廣東人說他「識睇眉頭眼額」，當中「眉眼」、「頭額」分別指神色與面容。

說人「眉精眼企」，我們就是誇他「醒目」，故不含貶義；可如說人「挑通眼眉」，或多或少會覺得他挑剔；至於「識睇眉頭眼額」，則正負均等，只會做對一己有利的事。又「眉精眼企」、「挑通眼眉」、「識睇眉頭眼額」的一類人最懂「看風頭/看風使帆」，因此或會在自保或以利益為前提的情況下埋沒良知而「棄明投暗」。

人稱「生神仙」的已故「白龍王」，筆者會就其「留言」將之定性為「眉精眼企」、「挑通眼眉」。他為何可深受兩岸三地藝人近乎迷信的「膜拜」和不少信眾近乎癡狂的「簇擁」，以下的一樁事件可讓讀者一窺其虛實：

在千禧年以前，經歷了二十多三十年興盛的香港電影業，終於迎來明顯的衰退。在低迷的市道下，不少片商都不敢貿然開拍「大片」。就在行內人人自危之際，香港商人林建岳毅然出手籌拍一套以「臥底」為題材的「大片」——《無間道》，演員陣容包括號召力相當的劉德華、梁朝偉、曾志偉、黃秋生、陳慧琳、鄭秀文等，且在開拍期間的大小安排以至電影的最終命名等均需由當時已赫赫有名的「白龍王」過關和指點方可落實。結果，該片叫好又叫座，打破沉寂多時的影壇悶局，且除獲得多個亞太區電影獎項外，電影原著更被荷里活片商拍成《The Departed》（港譯《無間道風雲》），為香港電影界寫下光

輝的一頁。那個時期，好像全世界都將《無間道》系列電影的高光表現全歸功於「白龍王」。及後，片商乘勝追擊，開拍了前傳《無間道II》和續集《無間道III：終極無間》，其間「白龍王」預示續集必收旺場，而現實也是如此。連串的應驗更進一步奠定了「白龍王」在全球華人心目中「生神仙」的地位。看罷，筆者相信大多讀者都會心悅誠服了罷。

就這一樁事件，筆者對「白龍王」既能呼風喚雨又能作出精準預言，有以下的見解：

首先，以「臥底」為題材的電影一向有穩定的市場。其次，所選取的演員個個當時得令，且能獨當一面，以各人各自可「頂起」（承擔）的票房總和已封了蝕本門。加上，編劇把一向飾演剛正不阿角色的劉德華塑造成正亦邪亦的人物，予人有所期待。再者，觀眾對「大片」的渴求已有一段頗長時間；就在「久盛必衰，久衰必盛」的必然定律下，終於找到一部「得體」的電影可把「飢餓感」釋放出來。套用港人的口頭禪，「白龍王」的所作所言可謂「有得輸」（近乎有絕對把握）。大家又有否看到，自「白龍王」被引介到香港上流社會和演藝界以及在傳媒廣泛報道其「神預言」後，其「事業」從此扶搖直上，連帶「運氣」亦隨之而來；正是：

部戲有咁嘅陣容，唔旺場天理難容；加埋行運一條龍，無怪預言有漏洞。

觀此，「白龍王」的「神作」是源自其「功力」還是其「眼光」抑或「運氣」，就留待各人自決好了。

曾與「白龍王」有一定交往的前愉園班主余錦基說：「他很懂得開解人，如心理醫生，能幫助迷惘的人走出困境。佢提醒我已經太肥，要食少啲，小心身體。話做人最緊要開心。」事實上，人肥胖易生病，原因不難愛吃，於是便告之肥胖對身體不好，吃少點為上；但心知當事人因習性而可能依從，於是多補充一句「做人最緊要開心」，這種手法既可令對方感受到你的善意也可保留對方的意願；正是：

你係乜樣有跡循，佢呢咁佢做深蹲；瘦嘅可樂多兩樽，肥咗諸世界皆準。

多年來，信眾找「白龍王」不離尋求怎可這樣好怎可那樣好的答案，以下是他的招牌回應（經筆者綜合整理）：想什麼都好那你就改變自己——孝順、脾氣好、有耐性、謙虛、多說好話、努力學習、敢於面對。

從余氏對「白龍王」的評價以及「白龍王」對信眾的忠告，讀者不難看出他深明什麼話語中聽，什麼東西放諸世界皆準，那他不也是個不折不扣「識睇眉頭眼額」的人嗎？說句公道話，「白龍王」着實提供予信眾一些做人處世的道理，可這不過是老生常談、老嫗能說的「勸世文」，所以在筆者眼中，「白龍王」只是個受人尊敬的仁厚長者而非人們所迷信的「生神仙」。

詩語背後

江 鄰

凌霄閣上一輪孤（上）

日前小聚，聽紫荊雜誌社楊勇社長與香港華善會副主席趙佳音女士談起凌霄閣。起因是佳音給《紫荊》雜誌寫了一篇稿子，名《煙雨凌霄閣》。這篇稿子我之見過，感覺立意好，行文輕鬆流暢，清新雋永，讀起來很有味道。但楊社長認為，他們的雜誌不是純文學刊物，希望佳音增補一些歷史文化、社會變遷的內容。

這讓我想起不久前，朋友發來一張圖片，是中秋夜的凌霄閣。當其時，煙雨初霽，一輪滿月從淒涼的雲團中脫穎而出，白色的光，如煙似霧，灑在凌霄閣上。不知是不是疫情期間關閉了旅遊設施，還是夜已深了，凌霄閣的燈光很暗淡，不見一個人影。寂然孑立的凌霄閣，顯得有些孤獨。

夏末秋初以來，香港這場雨，纏綿了兩個多月。整個8月9月，都是在雷雨中度過的，每天都會下一陣子。時逢香港雷雨季節，雨水多很正常，但像這麼個下法，以前還是很少見的。中秋（國慶）節這天終於放晴了，但雨腳收得並不乾淨，雲層仍可疑地湧動着。雖是霽月當空，卻不敢對晴日的持續抱多大期望。

夜深人靜，對着這張充滿寓意的圖片品味良久，似有所悟，題詩一首：

煙波渺渺夜風酥  
山若盤龍水若珠  
最是堪憐雷雨後  
凌霄閣上一輪孤

凌霄閣是香港的地標性建築，位於

太平山爐峰峽的山頂廣場。凌霄閣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港英政府開發太平山頂初期。港英政府對太平山的開發是立體的，大致分為三個部分：山腳部分以中環、中環為代表，是舊維多利亞城的中心商業區；山腰部分即所謂半山區，是傳統的高檔住宅區；山頂部分以山頂廣場為中心，四周各式豪宅星羅棋布，一度是港英高官、英國富商和外國領事的集中地。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港督麥當奴相中了太平山頂清新宜人的居住環境，在此興建避暑別墅。七十年代，蘇格蘭商人芬梨·史密夫投資修建了山頂酒店。但由於當時往返山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轎子，客流量並不大，芬梨遂向時任港督軒尼詩提議修築纜車鐵路。1888年5月30日，山頂纜車正式通車，把太平山頂的開發帶入了一個新時代。

山頂纜車以中環美利樓為起點，直通山頂維多利亞峽（現名爐峰峽）。纜車終點建有一個觀景的小亭子，名「鮑寧亭」，即凌霄閣的前身。當時太平山頂還禁止華人入住，所以當年的鮑寧亭與今日的凌霄閣，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直到二戰結束，1947年才廢例允許華人入住山頂。不過，那時的山頂已是滿目瘡痍，儼然一片廢墟；山頂酒店在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不久毀於大火，觀景亭在香港日據時期被毀，總督別墅也在前一年被拆除……

山頂雖然遭到一些破壞，但隨着華人禁令的取消，居住者還是漸漸多了

起來。1950年代，香港大酒店作為山頂纜車公司的經營者，在鮑寧亭舊址上重建了一個亭子，作為纜車山頂站的上蓋建築。亭子當時並沒有命名，坊間稱之為老觀亭。

為什麼叫老觀亭？這得從當時的社會狀況說起。二戰後，隨着大量難民湧入，香港人口在短短四五年間從六十餘萬驟增至兩百多萬，加上戰後嬰兒潮一代陸續走上社會，香港進入一個動盪與希望並存的時期。「老觀」在粵語裏有愚笨之人的意思，當時流行俗語「香港地老觀死唔晒」，「太平山頂望落去老觀數不盡」。所謂老觀亭，意思是在亭內俯瞰太平山下維港兩岸，可以見到不少「老觀」來往。這個說法還見諸報章，《新晚報》一則新聞評論寫道：「由太平山頂望落去，每日不知有幾多老觀！」

「老觀亭」之名不脛而走，其實反映了當年香港人的某種自嘲。敢於自嘲，通常是有底氣的表現。從老觀亭的名字中，我彷彿看到了「獅子山精神」哺育起來的一代香港人拚搏奮進、樂觀向上的生存狀態，看到了他們的勤勉和堅韌，以及對未來的希望。

這種精神風貌，可以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風靡香江的新派武俠小說中看出來。一個個武俠人物，他們的俠肝義膽，快意恩仇，成了那一代香港人的精神偶像。甚至韋小寶的玩世不恭，從解構一切神聖中悟出禮失求諸野的生存之道，也是香港人的精神底色，歷經半個世紀，迄今未褪。

詩詞偶拾 小雪時節 北方冬天的鳥